

國朝文錄續編

香國集文錄引

香國集臨川陳謙儒先生著謙儒爲大士先生曾孫家世以文章著名而乃祖乃父又皆以氣節自表見讀爲祖母徐孺人九十徵詩文厚真袁昂所云江東舊族不數王謝者也謙儒力學家貧時時應聘爲人修志大憲亦多館穀之者然律身甚嚴雖千金曾不芥蕭予嘗因魏學博雲衢言記其逸事以入史家獨行傳記高士有餘裕矣其文解經確有見地論事尤爲侃侃各邑志論亦能力去陳言而記序較勝記多捉刀之作精思偉論切理歷心序亦因題生情議論皆不可刊墨而氣格高雅騰天躍淵率皆適乎

其適以視近來諸家平易則麀飯土羹而不可咀嚼新奇  
則蛇神牛鬼而難與周旋可謂條然其獨遠矣惟叙事則  
實不工各志小傳後必附議論尤爲非宜今錄其文之尤  
者爲一卷

香園集文錄

臨川陳之蘭謙儒手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先天後天圖解 兩江總制黃公觀風

以理言之義文並處後天之位繫詞上傳所以首明畫前  
原有易也以事言之則義圖闕從前所未有我自畫卦而  
三才萬物之理皆具故曰先天然未有先天則後天無自  
而起迨有後天而先天愈盡其蘊位置有不同而其義則  
相須矣橫圖所異者先天八卦平列乾坤在其中後天六  
子平列乾坤處其上 一由於奇偶之積不假人力安排太  
極生兩儀之道也 一以晰男女之類雖假人力安排亦天

地統萬物之義也。圖圖所異者先天以震離兌乾巽坎艮坤爲次，後天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次。一以順陰陽之序，一以奠木火土金水之位也。其圖中陰陽所異者，先天以震離兌乾爲陽，巽坎艮坤爲陰。一自陽儀分數往者順震，一畫陽離兌，二畫陽乾，三畫陽一自陰儀分數往者逆巽，一畫陰坎艮，二畫陰坤，三畫陰一而二二而三，積微而著也。後天以乾坎艮震爲陽，巽離坤兌爲陰，乾以統陽，一索震，再索坎，三索艮，得乾之一畫者爲陽，坤以統陰，一索巽，再索離，三索兌，得坤之一畫者爲陰。陰卦多陽，陽卦多陰，少者爲主也。大抵先天陰陽包五行，後天五行闡陰陽。

而皆本於河圖何謂先天陰陽包五行天行健而位乎上  
地勢坤而位乎下日晝明而生於東月夜明而生于西雷  
出地而奮東北風撓物而撓西南山出雲而起西北澤注  
水而滙東南陰陽之對待於兩間者本然之象也歲自仲  
冬以迄仲夏始於一陽之復終於六陽之乾自仲夏以迄  
仲冬始於一陰之垢終於六陰之坤陰陽之流行於四時  
者自然之運也而二氣之變化具奇偶之中五行之生成  
具變化之內其所包者宏矣何謂後天五行闡陰陽水位  
乎北火位乎南木位乎東金位乎西巽連震而皆木乾連  
兌而皆金坤土承火旺而產金艮土得水潤以滋木五行

之臚列於兩間者本然之象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五行之循環於四時者自然之運也而由坎以至於離陽生子中而盡午中發舒之功無外由離以至於坎陰生午中而盡子中歛肅之情無餘其所闡者博矣庖羲觀河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故畫一奇以象陽二四六八十皆偶故畫一偶以象陰由是以加一倍法衍之二而四四而八六畫而八卦之橫圖成八而十六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六畫而六十四卦之橫圖成由是疊而方之以象地震巽居中乾坤居外分陰分陽安貞不易之體也規而圓之以象天陽自復以逮乾而生陰陰

自姤以逮坤而生陽根陰根陽健行不已之妙也乃說者謂拆河圖四正之合以補四隅之空則誤矣畫卦始於橫圖不始於圓圖安用拆安用補若如彼拆補之說是必先畫圓圖也雖聖人無所措其手矣且安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哉故曰先天本於河圖而不可不辨後來解者之謬也文王觀河圖之一六同居於北而知一變生水六化成之二七同居於南而知二化生火七變成之三八同居於東而知三變生木八化成之四九同居於西而知四化生金九變成之五十同居於中而知五變生土十化成之故以水火山土金列四方而坤土刻火金之間艮土列水

木之間則亦居中之義也由是五氣布而萬物生五性感而萬事出可於設卦觀象而得之故曰後天本於河圖而益有以明前此作者之精也要之純乎天者先天也參以人者後天也先天揭其常而隱藏其變義非有缺後天窮其變而不失其常義非有增分之則圖兩合之則理一其位置有不同亦祇易之一義耳天命氣與數吉凶消長之理無窮人事是與非進退存亡之道無方皆於圖畫中寓之豈言之所能盡哉

語簡而明可與李安溪河圖洛書論並讀

國中什一使自賦解

四門人持此題文就正故爲是解

述之功倍於作孔子而後孟子一人而已爲其援古治今已精益精也使徒執前人之迹而嚙嚙傳之則不得爲五百年名世矣周之取民法用徹以通力合作計畝均分爲義亦以貢助通行爲義也故朱子於九一而助什一自賦註曰周所謂徹法蓋如此然細玩國中二字乃孟子自立我法而不必盡仍乎周何也貢之田制見於周官遂人而載師則詳稅法蓋王畿純用貢而什一之制止行於鄉至遂而已過取其二之半鄉遂而外則皆什二使自賦非九一而助也果如其言則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周公

已自爲之豈待至後世而始取民無制哉朱子謂鄉遂用貢法是據遂人以立說夫國外百里爲郊六鄉爲近郊六遂爲遠郊侯國三郊三遂皆所謂野非國中也其地曠衍悉可盡井孟子勸滕純行助其地之必不可井者始少以貢通其窮國中乃民廛所在其中亦不無空隙之地與民居相間零星細碎可樹穀而不可井故什一使自賦耳則貢比於助不及萬之一故曰雖周亦助是借周詩以引進文公而亦不爲欺也若鄉遂皆用貢則貢比於助有九之一仍是通行貢助而所謂雖周亦助者徒空言而無理實矣迨草廬吳氏訂三禮則謂侯國用助法王畿用貢法蓋

過信載師而據之以立說若合之孟子之言豈王畿遂無  
野而侯國無國中耶抑將偏愛侯國之民而不恤畿內百  
姓遙遙千里凶年不妨盡取盈使民盼盼耶彼謂王畿近  
近則耳目易徧長民者自不敢橫征侯國遠遠則耳目難  
徧故以助法限制之使無由多取於民則是周官原未始  
不善貢特兼行助法以杜諸侯之貪假令諸侯不貪遂可  
專用貢耶夫有道之世諸侯皆恪守王章而愛民卽有一  
二不肖間起而貶削誅討之典具在亦有所畏而不敢貪  
天下無道諸侯放恣夫且敢於變法無所顧忌又不但如  
衰魯助法尙在而宣公復履畝什取其一也助法所以厚

民豈專爲限制侯國而設而畿內公卿有采地者獨能長保其不多取於民哉故如朱子之說則是都鄙九一而助鄉遂什一使自賦不合國中之義如吳氏說則是侯國九一而助王畿鄉什一遂二十而三甸稍縣都十二使自賦亦不合國中之義二說既兩相矛盾而皆與孟子違戾也余觀上文甫言貢助徹卽引龍子之言則周之徹法孟子必確見其尙有未盡善處故仍其大體而變其小節貢止用之國中而不及鄉遂所言與周制徹有不同故不復言徹而特着一請字大有深意學者正不得以過信周官援彼解此致埋沒孟子已精益精損益王制之特識隱情也

此節書從來無確解得此別白言之庶幾定論

分野之說不足信論刻南康縣志

天體渾一而不可分必據其可分者以分之故麻家隨日月所經卽恒星之大而著者分天爲十二辰二十八舍然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數可稽日月之食可逆推而得分至啟閉之節氣可辨乃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此授時而敬天勤民之道於是乎達蓋歷法分天非以分地也天人相與之際一呼一吸常然而通之治亂得失之變事具於地而氣通於天天垂象見吉凶必有人事以召之日星之變雖在一舍乃天之全氣所呈豈以一辰應一方隅哉分野之說始於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然

書經秦火周禮亦半出漢儒附會封域皆有分星必非周公之言也卽如其言以星土辨九州豈止辨十數國乎周初千八百國在天一度當轄五國在天一辰當轄百五十國何乃一辰占一國也周公時未有鄭至宣王而始封楚本子爵秦初特爲附庸三晉之先始封爲唐不過百里如分野果周公之言安得以春秋戰國時國當之且卽以州言在天一辰得三十度三十分之十三分有奇豫州不滿千里而配大火揚州延袤五六千里而亦止配星紀天之度無盈縮而地之里有廣狹何不均之甚乎周之建國在雍州說者以爲鶉火分野秦得周地而不居鶉火之名周

遷居洛而不改鶉火之實抑又何說唐僧一行求星土之說不可得乃以雲漢首尾辨兩戒山河首尾據天下形勢配合二十八舍以分野其言甚辨然皆臆說無據自西洋氏司歷之法起而兩戒之說遂爲荒唐至若以始封之日歲星所在爲分野隨時所值轉徙無定非天地自然不易之數其說爲尤謬也凡信分野之說者以其地事歷之驗信之而事應之驗昉於左氏傳皆從事後牽合而曲爲之說耳魯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梓慎知四國之火蓋緣明年宋衛陳鄭災而傳會之也大辰火孛宋鄭皆大辰之墟猶爲有說衛爲姬訾無可說矣乃謂營室爲水水者

火之壯故亦當火此其理豈可通乎且裨黷言今此不禳  
鄧當再火則固已不驗矣前此文公十四年有星孛於北  
斗七年間宋齊晉之君皆見弒豈可謂宋齊晉北斗分野  
耶後此哀公十三年於越入吳有星孛於東方吳爲斗分  
乃北方七宿之首何以孛於東而北受其禍也昭公三十  
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在龍尾史墨謂六年此月吳當  
入郢蓋因吳柏舉之捷三戰入郢而附會之也龍尾非楚  
分而史墨迂其說於庚午之日日始有謫楚野在午楚敵  
惟吳以此逆推之夫庚午在辛亥前四十一日日未嘗食  
何謂有謫且楚爲鶉尾周爲鶉火鶉火午分鶉尾巳分其

應在周而不在楚乃周無事而楚獨受其禍此其說之不  
通亦已明矣昭公三十二年歲在星紀吳伐越史墨謂越  
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不出四十年吳當亡此蓋因後  
此三十八年越滅吳而附會之也宋王偃敗齊楚魏之兵  
而國亡不聞歲在元枵鶉尾實沈而宋伐之吳自取滅由  
於驕恣與王偃等豈關是歲伐越之故乎春秋紀災異使  
人思其所自用知恐懼人事正於下則天道順於上耳聖  
人不言事應豈無事應哉必據分野之說求其地之事應  
以實之則十之九不驗而恐懼修省之意怠矣事應既不  
驗則封域皆有分星其言決未可信余觀周禮一書卽建

國定賦之大端與孟子相乖刺者不少又不但分野一事不足信而已容曰子不信分野之說雷煥何以知劍之在豐城曰張華好事人博物志殊多虛誕此必雷煥爲豐城令見獄中寶光掘而得雙劍以其一與華遂造爲斗間紫氣引煥其視知劍在豐城語以明其劍之足寶是亦博物志之類也安得據此以明分野之必足信乎國僑曰人道邇天道遠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不明斯義者不可與通論今古但志書例紀星野固當博採羣籍並存衆說以備後人稽考耳

此事辨之者多矣此文旁薄恣肆似爲尤暢

駁送國學生入鄉學以勸納粟議

瀘溪令趙淵上其議於中丞塞公中丞下其事於各郡縣議之

朝廷以江西土瘠民貧常平倉穀無幾歲飢猝無以濟乃令鄉民納粟二百七十石得入監爲諸生而貲其穀於本邑以脩荒蓋於周官十二荒政外別設一法以豫佐不逮民受惠而君不任費誠近代所未有也行之三年納粟人少議者遂謂宜送入郡縣學以寵異之又令教官無受其束脩禮學門役不得索一錢則來者必眾此其仰體朝廷之意留心積貯意非不切然而理有所不可勢有所不行今之國子監古大學也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子皆在民

秀與焉鄉學則家有塾黨有序自此閭之間以遞而升然則大學之尊於鄉學自昔然矣今之秀才不貢不得入監鼓篋卽此義也程子論造士之法亦縣升之州州升於大學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夫鄉學生入大學爲升則大學生入鄉學爲降降等不可以爲寵異豈曰鄉民不知此義不妨姑且爲之耶則是欺也欺可訓乎凡鄉民之願納粟爲監生者智士十之一俗士十之九智士趨時行將不遠千里入監肄雅旣近天子之光又得交接天下賢人君子爲顯名遇考選可速得官爲厚實其名實自爲之意一往之切固不待勸俗士無志且無論

道德并非有期於顯名厚實也亦不過以有餘之粟得列  
士籍而其願已畢固不以送入學爲榮且選貢生例選教  
諭歲貢生例選訓導監生亦例得選州同縣丞故始入監  
者往往庭前置大燈籠二不曰候選州左堂則曰候選縣  
左堂彼其自視直與教官齊等且欲駕而上之今反使之  
俯首屈膝而拜於其下謂可鼓鑿其來譬則張弧矢以招  
鴻鵠有見影而避去耳安在足以激勸後來者之納粟也  
且其所議教官門役之說尤爲纖而害理夫潔其名者不  
汚利崇其義者不廢禮國家以名彘之賢者待人則人亦  
以賢者自待以汚利廢禮之不肖處人則人亦以不肖自

處師長之苛求於弟子弟子之不恭其師長皆天下之大不肖也今既送之入學則教官儼然南面之師長監生居然北面之弟子獨宜相尚以道耳乃復令教官之於監生不得以秀才事之之禮責之監生之於教官不必以秀才事之之禮事之則是先以不賢疑教官而又顯誣監生以不肖也體統分誼掃地盡矣從來事之所本無則不待禁其禁者必其有是事而後禁之學門役之於秀才事之有成例者也學門役之於監生事之未有成例者也忽然戒之曰毋得索一錢則是明示以天下原有是事而特禁之使不得爲適以啟其婪心耳且既入學則監生之於學門

役亦有交接之道豈得恣然如路人乎夫處之非其宜則  
理有不可而又不足以鼓其來則勢有不行其較著有如  
此天下事之所然未有無因而然者也麾之而不去宜審  
其所以不去之由招之而不來當原其所以不來之故江  
右納粟人少徒以歲歉故耳癸亥四五月間穀一石價一  
兩六錢有奇以二百七十石計之其值四百三十兩而贏  
甲子四五月間穀一石價一兩有奇以二百七十石計之  
其值二百七十兩而贏今春穀價稍平然一石亦須七錢  
有奇以二百七十石計之其值一百九十兩而贏方之百  
八兩之數相去何如瘠土貧民有粟可納之家既少又因

以歲飢而力愈不逮復重以兩三倍之費是以來者寡耳  
使待年書大有穀止四錢一石則力能舉者爭先恐後矣  
今不求其故乃欲行理勢兩不然之事以愚鄉民縱使曩  
有此故事猶將議而去之若之何其創新也古人有云天  
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  
如之何何必改作國計生民之大天下事之可議者當別  
有在今此之議一言以蔽之曰仍舊貫而已

此文講理處俗儒胸中所不能有也論勢不行處則人  
人知之而亦不能如此透徹孰謂儒生意迂濶哉

謝疊山先生祠堂記

代信州郡伯海昌陳公刻上饒縣志

興王之國以得人而昌亡王之國亦以有人而重殷之亡也  
也有三仁漢之將亡也有三君有八顧八及八俊八尉而  
仗節死義之臣則宋旣亡之後於江西猶得兩  
烈士一曰文文山一曰謝疊山彼皆從容就義匪直慷慨  
赴死也然文山平日豪華自放其勁骨隱而難窺而疊山  
先生當其與人論家國事掀髯抵几早以忠義自任其氣  
固已見矣大廷對策建康策問皆譏切當時大臣禍幾不  
測而無所顧忌斯卽其異日致命遂志之夙根也顧嘗論  
爲子爲臣古今一理抑或處兩難之地不免以此而妨彼

方正學委身殉主以過激而累及其親雖君臣之義大不復得自顧其私然反之子心豈能快然而無憾乎先生起義勤王百挫不撓既乃展轉建甯山中若無意於殉國者徒以老母故耳迨母夫人歿魏天祐逼之之燕而其志決矣然先生志存恢復非徒以一死謝國事既不可爲而取必於死以博身後名非先生意也身爲夷齊卽不餓不食爲節賣卜建陽以終身亦可與謝翱同其千古乃卒不能不餓且死則天之有意玉汝於成先生何擇焉獨怪張子惠送其北上詩與王炎午祭文丞相同意若惟恐其不死其愛人以德不可謂非出於其中之誠然然以先生之貞

心浩氣而豈難於死哉正惟不急於一死而忠孝兩全爲  
極難耳此其正性一往孤行直與日星海岱相終始使宋  
亡猶有起色而後之爲臣者以爲臣鵠爲子者以爲子鵠  
有補於世道不小先生之祠舊在上墉墩顧其地僻遠人  
跡罕至無以鼓動學者則倣前賢之志且日久傾頽余目  
擊而心悼之 國家方崇獎先哲以風厲天下先生爲信  
州第一人顧坐視其祠之鞠爲茂草而不爲之所非所以  
仰體 朝廷之意乃與郡人士議移建於城南黃金山麓  
鳩工於乾隆癸亥十月五越月乃告成焉夫士不師古不  
能以有立節不素定不可以應猝居恒大義自許臨變而

忽然喪之彼非甘於自墮托之空言易見之實事難也使  
其觀於是祠而慨然興起因以求先生生平所以臨大節  
而不可奪之故則而象之則異時立朝必有可觀是役也  
既以明先生與文山同其烈之足以重宋又有以嘉惠學  
者振作士風視他廟之建有異焉者矣

此文實道得疊山死而不卽就死之心事出卓然名篇  
乃近之輯疊山文者附錄至三卷之多獨遺此文不取  
可謂猶披星宿遺羲娥矣

筠州碧落山十賢祠記

事之無關大義者無以爲也勞民於不急之務春秋必悉  
書之以譏往而懲來然闕宮之作與思樂泮水同紀於頌  
以美之而春秋沒其文豈於僖公有私焉蓋立廟等於建  
學有關大義故爲聖人之所許聖人許之雖千萬世踵而  
爲之可也推此以衡祀典凡立德立功立言均足興起百  
世允宜廟食十賢祠之在筠州是已筠州府署曰江西道  
院其後爲碧落山古真人李八百鍊丹之所故有碧落堂  
朱景定間火於兵文信國來守筠復新之又結野人廬其  
旁以自居與蘇子由東軒密邇文丞相旣以身殉國郡人

因卽碧落堂享之則反從其朔祠實權輿於一賢夫仙之有無不可知卽有之何補於名教改而祀忠臣於義爲允雖仲尼猶許之願禮緣義起而情以類生後人因而廣之益以八人爲九賢祠陶靖節蘇東坡黃山谷米襄陽朱文公嘗遊於是也蘇轍濱楊誠齋劉青田嘗官於是也諸君子所同者有文章以餉來賢耳跡其所處時地旣殊而中所得淺深大小亦自有辨其薦以馨香也宜若是班乎夫播遷海表力扶危鼎宋亡而有死烈士自注甲子義不臣宋晉亡而有生逸民元亮之與文山足相配矣廷秀清勁急流勇退義可知也蘇黃通而介元章高且曠並卓然

於流俗之外彼匹夫而在斯文之統晦翁曼乎遠哉而成  
佐命之勲者始以肥遯終以勞謙伯溫亦不徒以才見然  
則九賢心跡不必同大抵高節鴻文乘時之衰而起顯  
謨大猷乘時之盛而見皆爲三不朽人大有補於名教則  
合而祀之其理近是然而無平不陂祠日久而漸微矣郡  
伯吳興沈公甫下車卽葺而新之蘭偶至公署公引之登  
祠拜焉因共尋李八百仙洞丹井無復遺跡而東軒巋然  
獨存野人墟故址尙在將重建之蘭於是有感也而復於  
公曰人生豈不在自立哉苟能修身見於世則雖足跡所  
至非必久於是旣沒而人思之從而廟享之故則復新與

天齊久荷無以自樹則雖仙人之洞與非且不能長保其  
有而況人間臺榭宮室乎臺榭宮室未毀而其人已沒而  
不彰是可慨也公乃命蘭各爲詩以弔之野人廬云織兒  
撞壞好家居一點臣心塞太虛已矣中原乾淨土筠州留  
得野人廬東軒云浪瀾峰移海變桑一軒卓爾留靈光眉  
山遠隱層雲外姓字偏從謫處香故竹森疎篩夜月新梧  
參錯掛斜陽公孤百輩今安在監酒人同錦水長碧落山  
云洞天井水一齊漉堪笑仙才不及人若使諸賢也煉汞  
廟堂安得故仍新詩成忍憶宋史又得復於公曰宋史載  
余靖嘗謫監筠州監酒稅事與小蘇同其在平清風直節

自樹於明時百折不改其操使其遇變必能仗節死義比  
烈文山且在朝廷進賢退不肖經制兩粵馭寇靖邊使天  
子無南顧憂而著書垂世亦復與宋諸儒埒爲諫官時已  
刻四賢有德於粵粵人至今祀之八賢堂則筠州之祀宜  
爲十賢而止於九豈昔人偶忘之耶抑天意實使然欲虛  
其一以待來者耶立言公所自有也逢時之盛不必以節  
見然灌吾昭武者兩月而士胥服爲政日淺豈曰受恩乎  
德有以感之矣今守筠不滿四月業已舉聖人所許之事  
而爲之大義納如功在名教則所謂三不朽者已見其端  
但以公之賢朝廷將倣漢故事以郡守入爲三輔恐不

得久於筠苟得久於筠因端竟委何必多讓古人故曰天  
意虛其一以有待也公謙嫌爲當之遂益以余忠襄公爲  
十賢祠命蘭記其事蘭退而書之更爲詩殿其後以呈於  
公詩曰俎豆廢興不等閒廉頑立懦此其間若非太守扶  
名教幾被飛仙占此山

大旨黜虛崇實勉人自擗中間詩歌激越令人興起  
十賢祠緣起曩考之志乘不得其全今讀此文恍然矣  
然其文竟不採於高安縣志可嘆

鱣堂記

鉛山楊岸堂以孝廉司諭洎水時方重建學宮未畢而前  
邑侯錢塘汪公以內擢去岸堂與今邑侯西夏陳公竭誠  
盡慎踵而成之遂建堂於學宮右居之名曰鱣堂蓋取其  
先世鶴銜三鱣入講座之義也岸堂里居密邇鵝湖故其  
家塾曰步鵝堂豈昔之教其子弟必以朱陸爲宗而今之  
訓洎水諸生祇祖述其先代耶嘗考象山之與紫陽意見  
雖小異然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得古聖賢之心法則未始  
有殊觀乎靜至鹿洞講喻義喻利之別晦翁深然其言而  
跋之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則鵝湖去後以詩往

復乃所以辨異而致同也夫關西夫子當王密遺金時正人所不睹不聞之地然且堅却不受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則固喻義之君子不欺暗室而戒懼之心凜然可見矣假令朱陸生於漢而投以暮夜之金固未始不畏四知使伯起生於宋而講學鵝湖亦必戒慎恐懼而嚴義利之辨由是言之岸堂之訓洎水諸生與所以教其家之子弟其道一也今天下司鐸者不明斯義課士不過詩文而止然猶且視束脩之厚薄以爲殿最則其所自處者利已深泊其心雖共覩共聞猶無所顧忌矧暮夜乎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義士習之所以日偷必由是矣人非伯起三鱣安得

至其堂也今岸堂四世孝友與伯起同世清德後先濟美則所爲以身教者其本固已立矣學者相觀而化旣可不言而喻又懇懇肫肫以清心術敦行實爲先雖課士未嘗廢詩文然祇以側身修行之餘及之且文必附經義詩必寫至性不徒藻繪之尙以爭祿精使學者反而密省獨知之地不以人所不見而苟於自恕蓋率人以義絕利一源其屢四知之畏殆無時而不然也使異時入爲三公則斯堂固大行之兆卽不入爲三公而洎水多士才有以陶冶而成就之振興斯文希踪徃哲安知堂之鱣不與洞之鹿湖之鵝而俱傳也

拈出鵝湖以與鱸堂作對而以暮夜無知證朱陸之不  
觀不聞天然妙諦文心狡獪洗盡陳言

景德鎮貯江會館

記

代饒州教授貯江陳公

物羣分而類萃士萃於學工商萃於市各以其類今學宮  
惟無庠舍以居諸生懼其渙也故別置書院以萃之學之  
有書院猶市之有會館也建一書院而一郡之士聲氣合  
建一會館而一郡之工商精神通故易曰澤上於地萃蓋  
萃之必於其所澤者水之所書院者士之所會館者工商  
之所無其所而渙矣江西之大市二在新建者曰吳城鎮  
在浮梁者曰景德鎮吳城之萬里走集也通貨以舟景德  
之萬里走集也制器以陶夫陶之道則大矣天地陶萬物  
非乾坤之獨自爲烈也分寄其事於六子帝王陶萬民非

君相之獨自爲烈也分寄其事於百官工以埏埴陶爲器而商通之非一手一足之獨自爲烈也分寄其事於四方走集之人故工商之來景德者北極幽并南極閩粵西極關陝東極登萊九州之人在焉獨吾盱江也乎哉顧他郡之會有館故其勢常萃吾郡之會無館則其勢易淡煥可虞也歟釀金而建之經始於某年月日落成於某年月日走力來邵陽屬余爲之記其事而勒諸石余方坐澹湖書院與諸生講明天地所以陶萬物帝王所以陶萬民之道是卽七邑士之會館也請君子之建會館是卽吾盱江五邑工商之書院也利其器以善其事陳益新而賤名貴此

中之得失利弊其講明必有素矣獨是仁相愛而義相規所以長保是館於勿替其道宜有加焉耳夫創者難乎其爲前也守者難乎其爲後也有其守之無其繼之則其勢不可以久來是館者羣居和易與吾學之藏修息游敬業樂羣其道一也敗羣者斥而去之與吾學之移郊遂屏寄棘其道一也勉勉繩繩嗣而蔽之壞則又從而脩葺之使是館與吾書院並此鄉芝山鄱湖俱永異時吾郡之士哉冠博帶來遊者亦得宿宿信信於是而不患稅駕之無所斯亦澤上於地萃也又兼有雷風相與恒之義焉奕禩而後推原所自不得不功始造之人矣

代教授作文遂從此生出義意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崇朝而雨遍天下文境似之

龍川城東北新隄記

代

治水與治民其道一也因而已官與民爭勝民不安人與水爭勝水不平因其天之所然而然之則物無不理蓋水與民原無悍決之性憂民之悍決者必有禮以隄之憂水之悍決者必有隄以防之防其外溢以還其故道所以順其自然也然世之任治民者或不任治水曰陰陽不令而爲水患其咎在天山川失職而爲水患其咎在地嗟乎天地生水付以就下之性本不爲害而忽爲害此自關人事有不至耳臨民者有安民之責水旣爲災民甯能獨安乎東粵之有龍川發源江右合數邑衆流來自城東北而注

西南東爲山逼水勢駛急然水與城之際中有洲以間之其地爲東壩市廛在焉自有明中葉西決支流直衝城東而南入本川意其初未必遽爾也積漸使然耳延至本朝康熙五十一年支渠大溢水與城薄間不容髮城激水怒勢無兩全城之不毀倖耳然卒無有治之者越三十載爲今上乾隆八年江州文君師大來尹龍川寬厚愛民其治先禮而後刑民胥受其範旣已治矣而獨憂城之危也九年四五月間淫雨不止支渠勢悍割東壩及城南岸址殆盡幾欲與本川爭大市民懼相率徙而去之文令修築安輯已費經紀乃周視川勢原與城相去而遙其潰者

非水之本性數百年無人治之而其勢始橫剝城以膚爲  
切近災不治水而修城將不勝其修何者水必橫則城必  
毀城以內閭閻宮室宅人而不宅水水與人並宅民其魚  
矣然則川之治不治固十萬生靈所與同禍福也於是起  
而治之捐養廉銀三百兩以率先繪圖而上其事於大吏  
並皆許之余因文令來詰其所以治之道文君曰審其亂  
之源乃得其治之法水之初潰也攻瑕而洲不能勝迨其  
旣烈也攻堅而城不能抵使其初潰時治之用力少而  
成功速顧因循以迄於今有極重難返之勢然治之者亦  
必於其初潰之所易瑕以堅乃爲有濟余深然之文令爲

之益力邑士民亦踴躍損貲以襄其事遂沿西涯決處以木石遮水勢使不得西徇內築隄高一丈六尺長二百五十丈北接岸南接洲以脩春漲築隄之法石以松爲腳入地深而載土有基土以石爲骨出地高而障水有力日久則土性固而水性馴晴明無事水自循故道不入支渠卒遇大潦內隄又足以禦之蓋經始於乾隆十年八月落成於十一年閏三月天下之變豈必有定哉無其人則累數百年而貽其患有其人則經半歲而除其害無他心之所不至百度皆廢心之所畢至百度皆舉也水靖而城固城固而民安斯固萬世之利而非但如西泠蘇白二公之隄

僅足以便行人供遊賞而已而究其所以治要使之復其  
故道而餘無所事事迹似逆水之勢理實順水之情余於  
是益信文令之以禮隄民爲能順民性而往有尙也因民  
而治民自安因水而治水自平兩者均足爲後令之師矣  
指畫情勢深切著明以治民伴講彌覺生色

祖母徐孺人九十徵詩文序

萬物藏其不得已之隱必有以伸之不能逕遂則旁行一  
意以求遂其所必伸夫苟遂其所必伸固不嫌於旁行一  
意也顧或爲法之所禁法伸則情屈又必酌其百無忌者  
以曲達之斯足以見心之不已者已之不得然不能徑遂  
而必旁行曲達則其不得志於時可勝嘆哉人子之乞言  
以壽其親亦其一事也祖母徐孺人先曾祖方城先生之  
幼子婦先大父痴山先生之賢內助也以明年壬正之人  
日九十初度不肖輩不能邀宮錦尺寸爲老人百歲衣而  
一堆爛書之外別無長物百求所以怡高年者而不得百

求所以怡高年者而竟得之得之於旁行與得之於正法  
有間也然舍此無以曲達其所不已故畧叙孺人生平大  
節以乞言於當世能言大君子斯亦法之所不禁也孺人  
甫成童而歸先大父大父節義文章曠世鴻儒璠璣之質  
不配砥礪其爲偶也難矣而孺人以柔靜莊肅配之大父  
自前朝滄桑後棄諸生貯骨薜蘿沒齒衣冠不改家有漢  
臘洞有秦民其一腔痛國熱血無處可灑每托之悲歌以  
自見其隱謝臯羽歸髮集鄭所南井中詩暨大父而三人  
共有千古此意當時惟孺人解之人勿解也一日客有言  
於大父者勸其一上公車立取富貴大父正容謝之客去

以客語語孺人孺人曰客所謂百尺樓下許汜也髫髻越皂帽中頭顱那復有人陶潛自足千古妾但能爲烈士婦耳大父由是益器孺人謂鄰靡二仲將遠求丹崖碧嶂中不圖近在闔閭蓋其松柏之姿兩美必合視世之丈夫而鬚眉者夕請古人書且卽叛而去之其志與識早不侔矣自古節義之士悲憤蠹其中不得引年大父棄世時孺人齡二十有八耳每晝慟輒失聲悲傷之至毀不圖存屢欲齒劍而念老姑在堂藐諸孤在膝強視息於人間然而勁草所在疾風薦至門內恭功之親睥睨寡母孤兒數畝田宅是可取而代也百計奪其志而孺人堅持之持者彌

堅奪者彌力奪者彌力持者彌堅當與不肖輩言生遭奇  
厄如竹出於巖空拘曲數仞石穴之中欲伸又屈屢經縮  
折而後得以其老幹蒼枝稍見天日言輒泣下謂此事也  
志既不易而事曾祖母饒大恭人益百盡力終始六七年  
得其懽心節與孝爲類精誠之深至者靡所不至也婦道  
既畢未幾而有三藩之變寇跡縱橫民無甯處紅裙上馬  
入新豐而忘舊沛者何可勝道孺人則私匿鴟羽於衣帶  
中謂先父輩賊來吾知所以自處汝曹亦須識此意人之  
所以別於飛走者有在文章其外篇耳倉卒流離中不忘  
潔身而諱復於大義如此此後幸無恙每歎順必勵以名

節每道名節必述大父往事每述大父往事必泣下先父  
輩所以卓然豎起肩脊於危難貧窶中山嶽可移而志不  
可奪其來有自不肖兄弟勉自固植不敢妄墜坑塹亦由  
泣下之言感激爲多蓋孺人一身上下四世代子代父并  
入霜操其畢生苦志淚知之濕青衫知之子若孫知之外  
人勿能深知也歲癸巳而邑侯趙公始知之而旌之乙未  
學使魚公始知之而旌之旁觀以豐獄劍氣不終沉埋爲  
快而孺人詞色愀然古人願爲治世之循良不求國難以  
表臣忠死者在土而生者受褒是再死先君也其痛念大  
父素猶不忘事皆類此計生平幼而未字十六年鴻案如

賓十二年稱未亡人者六十三年卽聲不出簾足不踰闕  
著六十三年而坤代乾位送往事居夙夜匪懈之年亦如  
之其質性於五行得氣之金雖尋常燕居象貌嚴毅能使  
桀鶩起敬婦女稍言不及義輒正色斥之譬之松柏非秉  
天地駢剛之氣必不能歷冰霜甘危苦貫四時而不改柯  
易葉也其他碎節若衣難婦葬遺骸之屬又筆所不能殫  
故但述其槩如此伏冀能言大君子俯垂盼矚賜以鴻章  
不肖將製卷軸橫幅數十尺以待來者而書之一言之榮  
踰於華袞矣

寫大母正以表大父大母能承大父之志而子若孫亦

能承大母之志盤鬱精神一家千古而此文淒音苦調亦戛戛然只可有一不能有二向讀其貽孫狀其母嘆爲奇絕今讀此又過之矣

丙午人日祖母徐孺人九十壽序

代

師大母大節凜然其人千古也而其生也以人日日者天  
事而冠之以人蓋係天於人而別人於物以明不全乎人  
之分則去天遠而去物近天必不以是日生之而既以是  
日生之則所以人之者至矣然以爲天之人之則夫十二  
萬九千六百年申天之生人無不與之以員頂方趾未嘗  
橫之爲獸倒之爲草必是日生而後爲人無以處夫堯舜  
孔子之不生於是日者也以是日生而卽得爲人又無以  
處夫世之生於是日而適得不人者也蓋人不人不超於  
上之造物而竄起於下之有物以自造造人造非人無所

擇於其間準之以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而又卽其所處之難易順逆以參之則天下之人而獸而草與人而人者俱無所遁其形而後太母之終始克粹乎大節乃可得而明也夫萬物之美以勝者相形而掩萬物之力以强者相挫而折太母之所處者固天下之最勝矣自太母之身等而上之上而爲方城先生以文章聖人不得大其用然抗章論事奏疏在陸敬輿李伯紀之間則婦之難自太母之身等而偶之偶而爲癡山先生數不足而道有餘以鴻儒樹高節痛鼎湖之帝劍哭謝翱於西臺則妃之難自太母之身等而下之下而爲秀埜月埜長埜三先生倣義固窮不

屑陶胡奴米岸然自異於衆如天外三峰孩撫培壘即母  
之難此三難者所謂相形而掩也然使其止難於此而已  
則猶未足以見其抱直長松到天不屈之操何者其數順  
也孺人處大順而得大逆逆於早孀逆於室如懸磬逆於  
子之八齡五齡與未出腹者其逆小然因是遂以勢弱來  
敵人之妬之者四面攻之百計奪其志非人理之所能堪  
而其逆始大使他人當此至則靡耳太母號泣呼天力爭  
於人不人之間貞心浩魄足以待物之侵而屹然不動如  
山雖經播遷流離卒自全於大義之際而送往事居上下  
四世道皆無缺非偶然也蓋獨當一難之逆相挫而不折

故能處三難之順相形而不掩則其過物之氣不假於物而卓爾有立太母固自爲主而天無與也然而志彌苦矣不苦不激不激不悚不悚則無以時時動其不忍之心夫人必有所大不忍於君父夫之間乃能用其必至之情以出入於危難之地百撓而不奪其志而大節始完故節者仁之外形仁者人之內體節而不足以爲仁則必失節而後可以爲仁故君子斷以節爲仁也仁而不足以爲人則必不仁而後可以爲人故君子斷以仁爲人也由是言之太母固已全乎人之分而無負其生之日真足以愧夫世之以是日生與非是日生而不人者矣不人者固人也頂

踵人也衣冠人也聲音笑貌人也而其心變焉心隱於重  
閨之內居常無事不可得而見一旦有急則視其君丈夫  
若破甕墮於地去而不顧故曰不人也雖使與彭祖爭年  
適得須臾耳然則太母之所以自壽固別有在九十春秋  
非所云也某輩受業於令孫謙儒先生之門故能盡悉太  
母一身源流之際而所頌者在屢世名義不在屢世文章  
屢世文章乃諸先生名世不朽之業與太母之所以自壽  
者無與也夫太母所自具之分允足以自壽豈倚重於身  
前身後者哉

以大節頌太母人之所能而謂節根於不忍之心則非

人之所能矣至前後從人日生義不過好竒然亦不在俗儒腕下此等壽文非他人能作故仍自筆之

謝渭公傳

公諱表字渭公甯都人其先代門第人物文學甲於郡邑至公而行誼尤卓公受天之分得於介爲多於人世一切外物無所嗜飲酒讀書其天性也方其與等輩肄業家塾時意之所可一諾終身雖事勢參差百變而卒無以易意所不可遂割幼安之席其志固已遠矣爭先處強學早有成雖屢困棘圍公殊不以介意書一架酒一樽燈一盞影一隻手披目閱達旦無倦色每觀史至古孝子悌弟真摯婉曲之情與夫仁人義士慷慨利濟之事輒欣然神往擊節三嘆賞之遂浮一大白其反是者目出髮指拍案而謾

罵之亦浮一大白蘇子美每夜讀書盡一斗公殆過之鄉里小兒緣是敬公而畏其難近有欲干以私者每乘其醉睡近之公曰世之人何多去余醒而就余醉也不知余醒醒而醉醉歟醒醉而醉醒歟余醉而人醒與人醉而余醒歟醒者是而醉者非歟醉者是而醒者非歟我與我周旋久未須卿也其介性所至人不得以非道悅之概可見矣然其在父兄之側怡怡如也王母夫人魏患流注兩足漸潰腥穢之氣婢不敢近公亦不欲以婢代身自煎湯藥澆浴之左右扶持且暮未嘗去側尊人存常先生性嚴烈待子尤甚公委曲承順雖年至五十而孺慕之色不真消沒

居喪盡禮母喪亦如之獨與弟詔相友愛同居沒齒內外無間言夫世人或以酒爲戒而逆子傲弟往往出其中豈非人之醒常醉而公之醉常醒歟家素饒每約己利人荒年則穀減其價而增其斛適有士人某貧且病而歲復窘之幾於袁安之僵卧公聞而心惕也欲甦其困而嫌於無名檢其家多花乃拉從弟巖載酒共往觀之招主人劇飲盡權徐出白金十兩市蘭數盞以歸花之值無幾而公於是物又非素所好陰以行其周急之意而陽復與之以可受之名其誠心曲術生平所爲大率類此然則孝友仁義向所慕於古人者公蓋身而有之皆其飲酒讀書時所得

力也且夫人情所戀而不忍舍者心所經苦之處也公於制舉家言能自別出見解又不謬於天地萬物之理且酒力佐之而加捷生平爲文最多一日飲酣慨然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張季鷹先得我心牛醫兒正嫌以天祿閣外史自累耳乃悉取其草焚之然暮年讀書不輟自若也而公自是亦少衰矣晚得火疾疾且篤悉以家事付弟詔簿書錢穀毫不假妻子仲子安甯方總角公愛其早慧呼從弟獻顧而謂之曰余不及見此子之成立也讀書有怠汝其懲之此外別無一言遂鬱斷而卒卒年五十有八子三人安定安宇俱克家安甯特知名陳之蘭曰

跡公之生平殆所痛飲酒熟讀離騷可稱名士者歟顧然  
諾不苟必信必果抑何規模聖賢也好與樂施視黃金與  
土同價直孝友之餘耳乃或者以其方正不過爲公惜嗟  
乎公務實見大身後之名猶有所不惜而況一時之榮哉  
大義高節或王侯而失或諸生而得之公之賢於人遠矣  
此寫生之文殆亦先生自借酒杯澆塊壘也故神妙不  
可方物至如此醉人多在名教之外此公不然固爲生  
是使獨

袁叔論小傳

袁守定字叔論性孝通經術爲文力追先民矯矯出塵然  
不急於用世以母命應制科登雍正庚戌進士任會同知  
縣潔已愛民舉念從百姓起見制變之才又足以達之乙  
卯吉州苗叛逼近會同時大兵未集邑人驚竄守定練鄉  
勇扼險堵守民賴以安邑屬洪江商賈輻輳地窄民稠每  
遇火不可撲滅一市皆燼守定相地形設大空巷數處甃  
石牆以斷火勢火不能蔓害遂息未幾調芷江楚南歲運  
黔兵米數萬石河險舟子畏避沿江諸邑皆設卡截而船  
以運百弊叢生守定初下車卽命撤之操舟者不呼自至

蓋前此仁聲洽於人心雖舟子亦有以信其素也無告之  
民設普濟堂置田宅以養之而窮人甦其困又於便水吳  
州兩驛立義渡贍以田使渡夫驛卒不得朋比爲奸以病  
行人受其利者又不獨芷江之民矣及其兼篆桂陽州也  
州食粵鹽額設鹽規千餘兩鹽賈齎銀至守定曰吾不須  
此亟持歸若能依此數扣減鹽價則拜惠多矣亦汝之德  
也商人感其意州人始得減價之鹽食之桂陽山多田少  
民資大湊山鉛砂爲生而禁例甚嚴日鞭朴數十人守定  
力陳十利十害爲民請命礦復得開民賴以活者甚衆蓋  
其潔已愛民急撫字緩催利隨地興利除弊建學造士善

政不一而足而決疑獄爲最多嘗曰當此平世無水旱干  
戈之患所謂憂民之憂惟聽訟一端而已事無大小必小  
心諦察務盡人情鄰邑訟者多爭質於庭無不稱平以去  
百姓德之所在立碑志不忘中丞許公以其賢能入告尋  
膺行取以母老陳請歸養晨夕事親之暇輒讀史手不釋  
卷蓋志在名山之業矣刻有四書文稿行世外史氏曰不  
通經術者不可以臨民以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觀袁子  
爲政才矣才不足以盡袁子自古聚斂之臣如孔僅桑弘  
羊輩豈曰無才知利國而不知利民故予之以大惡之名  
而不敢辭程明道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衰子愛物情迫心之所至而道自生明與仁相輔而行亦其生平經術之所見端也且其出也以母命其歸也以母老立愛惟親始邦家而終四海此豈一才吏之所能爲哉

此首叙事有裁制